

当AI走入投研深处： 一场效率革命，一道行业新题



一位基金经理坦言,相较通用大模型,基金公司更关注如何将AI与自身投研框架深度结合。主观投资涉及行业景气判断、商业模式认知和投资逻辑迭代等复杂因素,如何将基金经理长期积累的研究经验转化为可复制、可训练的“技能模块”,并将成熟的投资框架和投研方法在模型中有效固化,是AI进一步落地时需要解决的问题

郭晨凯 制图

◎记者 胡尧 陈玥

究竟是机器替代人,还是人驾驭机器?这是一场待解的争论,如今在资管行业持续发酵。

AI替代研究员完成部分基础工作,已成为现实。办公室可以变“轻”,投研平台却在变“重”;机器承担的工作越来越多,人的价值越来越向判断集中。不只是研究岗位,当AI走进资管业务深处,从研究、交易、风控到归因分析,一场关于效率、组织和决策权的重构才刚刚开始。与此同时,当大量基础研究工作被机器接手,研究经验如何沉淀、年轻研究员如何成长,也成为摆在资管机构面前的新课题。

资管“新十二时辰”

对于投资经理而言,过去熬夜跟踪海外市场、搜集信息的工作方式,正在被AI改变。6点50分,张场民的手机屏幕亮了起来。一份名为《鸣山盘前策略》的简报已在邮箱中等待检阅,写下这份简报的,是一台没有关机的电脑。随着AI逐步嵌入投研流程,他的研究团队也随之精简。

“效率是第一生产力。”张场民告诉上海证券报记者。从景林资产到鸣山基金,从大平台研究员到私募基金创始人兼投资经理,长期身处研究与投资决策一线的他,正通过AI重新构建工作流。

“现在对信息差的争夺精确到了秒级。”张场民说。过去每天要花大量时间翻研报、刷新闻、找产业资料,如今,这些工作被拆成一个个“岗位”,交给不同的AI智能体。

每天6点10分,电脑开始抓取隔夜美股、A50期货、美元指数、VIX等数据,扫描事件日历和快讯,再交给大模型形成盘前判断。大模型形成的判断须同时给出方向、量化阈值

和时限;没有抓到的数据,则直接标注“数据缺失”。7点30分,另一个跟踪产业链变化的AI“岗位”开工,专门“蹲守”产业链专家、卖方分析师、供应商高管等人士的动态。随后,跟踪宏观、科技、医药、有色等领域的智能体陆续开工,把过去24小时的信息压缩成变化量、传导路径和可交易条件,再由汇总程序寻找相互矛盾之处。

等张场民坐到餐桌前喝咖啡时,几十个网页和一长串未读消息,已变成一份分好“重复、噪音、新变化”的清单。真正值得追踪的两三条关键信息,再被转给研究员进行交叉验证。这套流程减少了夜间处理信息的时间,也让他能在开盘前完成关键信息筛选。

团队变“轻”,平台变“重”

不只是张场民。记者近期走访多家私募机构发现,办公室比想象中安静得多,大部分时候,机器在工作,人在作判断。

一位私募基金经理告诉记者,对于部分中小私募而言,券商研究所可以提供外部研究支持,而公告整理、研报阅读、数据提取、信息初筛等工作,则愈发倾向于交给AI。

与此同时,从大模型会员、专业数据库到智能体、代码工具,一些私募正在加大AI相关投入。办公室里少了几张工位,后台却多了一批24小时运转的“数字研究员”。

但有一个位置很难省掉——交易员。即使部分私募将研究团队压缩至数人,交易执行岗位仍被保留下来。从基金经理作出判断到一笔真实交易落地,中间仍涉及指令执行、成交跟踪、异常处理和交易风控等环节。

于是,一幅新的投研图景出现:基金经理深入产业调研,券商研究所提供外部支持,AI留在后台昼夜处理信息,交易员守着最后的执行环节。办公室看起来“空”了,投

研链条却没有消失,而是在重新分工。

头部公募则呈现出另一种变化。相较直接压缩团队,头部公募更重视依托技术平台重构投研流程。

“基金经理早已告别‘单兵作战’的模式,他们站在公司整体平台能力之上,依托大模型、机器学习这些前沿技术,实现投资决策从‘人工筛选’到‘智能挖掘’、从‘个体决策’到‘人机协同’的跨越。”华夏基金总经理李一梅表示,投研模式也从经验驱动向科学驱动的“平台化、工业化”模式转型。

易方达基金相关人士告诉记者,目前,公司EWork平台上可供员工安装调用的Skill,已覆盖投研、交易、运营、销售、市场、合规、IT等核心业务条线,普通员工也可以根据自身工作需要创建和分享Skill。

广发基金自2013年开启系统化建设,目前其自研的“阿基米德”一体化投研系统已服务于固定收益、主动权益、被动指数、跨境投资等业务,并在智能投研、智能风控、智能交易、归因分析等环节实现应用。

机器向前一步,人往何处走

AI最终能走到投资决策的哪一步?随着AI持续渗透,研究员乃至基金经理是否会被AI取代?对此,受访机构人士的看法不一。

沪上一位公募基金经理产生了一些危机感:“被替代是很有可能,我甚至认为这是大势所趋。”当前,他也在积极使用各类大模型,在家也会借助大模型处理各类报告、辅助研究分析,“我只希望没那么快被淘汰”。

张场民也曾试着将“人机协同”的底线往前推,有时效率提升令人惊喜,但有时AI也会犯错。

“能不能杜绝AI喂错东西?不能。”张

场民说,“能做的是让每一次错都被记下来,让它下次一次错得少一点。”此前,他一度希望AI直接产生投资观点,甚至参与仓位判断;如今,AI更多负责筛选观点、发现异常,则负责验证和决策。

每天收盘后,AI自己也要“接受拷问”。下午4点,“裁判”智能体根据真实收盘价给早上的判断逐一打分——命中、部分命中还是落空,由代码裁决,不允许模型自评。系统还会寻找连续走强却没有被原有框架覆盖的板块,弹出“踏空提醒”。“到头来,人的判断和决策反而更重要了。”张场民感叹道。

华宝基金权益投资部基金经理夏林锋坦言,相较通用大模型,基金公司更关注如何将AI与自身投研框架深度结合。主观投资涉及行业景气判断、商业模式认知和投资逻辑迭代等复杂因素,如何将基金经理长期积累的研究经验转化为可复制、可训练的“技能模块”,并将成熟的投资框架和投研方法在模型中有效固化,是AI进一步落地时需要解决的问题。目前,外部AI工具仍存在“数据幻觉”、事实错误及信息源可信度不足等问题,相关结果仍要通过传统研究方法进行交叉验证,尚难直接用于投资决策。

AI的边界依然清晰。“AI带给资管行业的变化,并不只是少用几名研究员、多部署几个智能体。当越来越多基础工作交给机器,效率提高之后,如何让年轻研究员完成必要的研究训练,如何将资深基金经理依赖长期实践形成的经验沉淀为机构能力,如何在人机协同中守住投资决策和风险控制的责任边界,都需要重新回答。对于资管行业而言,真正需要重构的或许不仅是一套投研工作流,更是一套与人机协同时代相适应的人才培养、经验传承和决策机制。”一位业内人士说。

今年秋招,公私募打响AI人才争夺战

◎记者 马嘉悦 王彭

2027届秋季校园招聘季拉开帷幕,公募基金行业对人工智能人才的争夺热度较高。与往年零星试水不同,今年多家头部基金公司通过设立AI人才专项、金融科技专场或AI方向岗位等方式,系统性扩大AI人才招聘规模,岗位设置从底层算法研究延伸至大模型应用、智能体开发及平台架构。这标志着,公募基金对AI的布局正从“单点探索”转向“系统化嵌入”。

私募基金亦是如此。梳理今年头部私募秋招需求可以发现,AI算法研究员、AI工程师等岗位成为招聘信息中的“高频词”,多家百亿级量化私募相关人士表示,AI正加速重构私募的投研架构与流程。

用业内人士的话来说,AI时代,大量机构过往积累的研究经验和壁垒可能会被颠覆,公募基金抢人,是在抢未来10年甚至更久的核心竞争力。

公募募掀起“抢人大战”

近期,多家公募基金公司启动2027年校招。在各家机构的招聘启事中,“AI”无疑是最亮眼的关键词之一。

易方达基金在2027届校招中单独设立了“AI人才专项”,面向应届生招聘AI工程师、AI研究员及AI应用岗。具体来看:针对科技团队,招聘岗位包括大模型算法工程师、AI全栈工程师、AI数据工程师和AI安全工程师;针对投研团队,招聘岗位包括权益投研与量化融合、指数研究、量化投资等;针对业务团队,招聘岗位包

括投研平台建设、股票交易等。

以AI研究员(权益投研与量化融合)岗为例,需要探索机器学习、大语言模型在公司研究与投资决策中的应用,协同推动AI与量化研究成果落地,提升投研效率;围绕权益投资问题挖掘多维数据中的投资信息与规律;将行业及基本面逻辑转化为量化信号,并检验其有效性与稳定性。

南方基金开启了2027届金融科技专场校园招聘,涉及AI框架工程师、AI评测工程师、AI应用开发工程师、AI数据工程师、AI产品经理等多个AI相关岗位。对于任职要求,南方基金提出,应聘者要具备扎实的编程基础(Python/TypeScript),熟悉流式处理与异步编程模型,理解大模型工具调用、多模型路由机制,熟悉主流智能体编排框架与协议。同时,还要具备系统架构设计能力与技术攻关能力,可独立承担模块从设计到落地的完整周期。

招商基金在此次秋招中设立软件开发岗(AI方向)及AI算法岗的实习岗位,招聘对象面向海内外2027届应届毕业生。

申万菱信基金在2027届秋招中增设了金融科技赛道,岗位名称为AI与金融工程岗。

私募基金同样对AI人才求贤若渴。近日,九坤投资发布北京大学线下宣讲会相关内容,此次招聘需求包括量化策略研究员、AI算法研究员、数据科学家等量化研究方向,以及量化实现工程师、AI工程师等工程方向。另外,九坤投资官网显示,该公司社会招聘急需AI算法研究员,岗位职责为挖掘海

量的金融数据,在特征提取、价格预测、组合优化等不同的应用场景实践机器学习算法,以及AI前瞻领域预研与实验等内容。

明发投资近期启动的2027全球校园招聘,也发布了AI算法研究员这一岗位。宽德投资近期启动的2027全球校招则积极寻找机器学习研究员这一岗位的相关人才。

招聘领域与偏好生变

从本轮公募基金校招情况来看,AI相关岗位设置呈现专项化、体系化特征,覆盖大模型算法、AI全栈、AI数据、AI安全、AI框架、AI评测、AI应用开发、AI产品经理等方向,并延伸至权益投研与量化融合、指数研究、量化投资、投研平台建设、AI与金融工程等交叉领域,形成从底层技术到业务落地的完整人才链条。

“我们需要的AI人才,不是单纯做技术开发的‘码农’,而是既懂AI技术、又理解资管业务逻辑的复合型人才。”沪上一家公募基金相关人士说。

私募在招募AI人才方面,则更加注重候选人对AI工具的使用能力和判断力。北京一家百亿级量化私募相关人士称,AI时代公司会额外关注候选人对AI工具的实际使用能力,以及如何平衡AI能力与自身领域知识提升的关系。AI解决的是普遍的效率问题,但真正能提出好问题、有深度判断力的人才更加稀缺。

AI改写资管业人才需求

资管机构全方位开展AI人才争夺战背

后,是AI对行业的深刻重塑,以及对人才价值的重新定义。

灵均投资首席投资官马志宇认为,AI的融入正在重塑投研生产链路:首先,AI实现了研究人员个体效能的提升,目前大模型能够迅速梳理海量文献、提炼研究思路,还可辅助完成代码编写、公式与参数优化,既能大幅提升因子开发效率,也进一步提高研究深度;其次,随着个人能力边界不断拓宽,研究员将逐步打破岗位壁垒,兼顾因子开发与模型搭建,以催生更优质的策略成果。

“AI带来的生产力提升终会推动量化私募组织架构的变革。”马志宇称,过去模块化、细分化的分工模式将逐步转向更灵活、一体化的协作机制,因此吸纳AI人才及加大相关硬件投入刻不容缓。

超量子基金创始人张晓泉坦言,一些人对AI的理解还停留在效率工具阶段。但对基金行业而言,真正被重写的才是方法和组织。传统的投研流水线是数据、因子、回测、风控和交易,而AI时代投研流水线则变成了问题、假设、探索、判断和筛选。“这意味着,过去企业依靠层级和流程组织起来,而未来组织可能更像网络——围绕问题临时聚合,由AI承担执行和协调,人则直接负责判断。”张晓泉说。

站在未来人才需求的角度,止于至善投资总经理何理表示:“目前AI在投研领域的表现已基本没有‘本科生感’,很多时候甚至能达到优秀硕博博士的水平。对AI有敏感度和热情的人才,可能是金融机构未来真正需要吸纳的新生力量。”

券商并购趋势下 旗下公募迎整合大考

◎记者 陈颖清 陈玥

证券行业并购重组的大趋势,也在悄然重塑公募基金格局。

进入9月,随着中金公司吸收合并东兴证券与信达证券事项落定,被合并方旗下公募基金何去何从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。

据中信建投证券统计,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,全市场券商参股或控股的公募基金公司共54家,管理规模合计约22.24万亿元,占公募基金资产总规模的一半以上。这意味着,随着券商并购重组持续推进,公募基金的“半壁江山”都存在控股股东变化的可能性,这或将深刻影响行业发展格局。

在业内人士看来,股权变动仅仅是这一轮整合的序章。业务、人员与管理机制如何衔接?不同股东的诉求如何协调?在公募行业加快从“规模论”转向“投资者利益至上”的背景下,占据公募基金“半壁江山”的券商系公募若出现“整合潮”,能否真正提升经营效率、增强投研能力,并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持有人的长期回报?这些问题的答案,或将成为检验并购成效的核心标尺。

券商系公募的新难题

今年以来,券商并购导致旗下公募基金控股股东变化的情况频出,但部分券商在并购完成后旗下控股基金公司的数量会超过1家,这与现行规定不符。

例如,4月19日,东方证券宣布筹划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上海证券100%股权。7月28日披露的交易草案显示,东方证券拟以251.2亿元购买上海证券全部股权。该申请于8月25日获得上交所受理,公开信息显示,上海证券全资持有前海联合基金,若交易完成,东方证券将在原有公募基金业务布局基础上新增1家间接控股基金公司。

而在9月8日,中金公司披露,吸收合并东兴证券、信达证券于9月7日获得同意注册及核准,同时获准承接东兴基金100%、信达澳亚基金54%股权。加上原有的中金基金,交易完成后将涉及3家控股公募平台的股权与后续业务整合事宜。

目前来看,券商并购后解决相关问题的思路,包括转让退出、股权承接与整合路径待明确三种状态。

一些券商的选择,是转让所持基金公司股权。例如,7月1日,国联民生证券披露,公司与法国洛希尔银行拟将各自持有的中海基金33.409%、25%股权,合计58.409%股权,转让给成都交子新兴集团,三方已于6月30日签订产权交易合同。其中,国联民生证券所持股权的转让价格为1.53亿元。若交易完成,国联民生证券将退出中海基金,但旗下国联基金、民生基金的后续安排仍须另行明确。

而对于一些已完成主体合并的券商,公募业务的具体整合方案仍待明确。8月19日,国泰海通证券提出,推动公募子公司加快明确整合发展路径。其控股的华安基金、海富通基金如何安排,仍在等待具体方案。

股权、投研、人事三重考验

公募业务整合有哪些关键点? “包括股权变更中涉及的股东利益、投研团队稳定性,以及公司资源及人事的重新安置。”沪上一家大型基金公司高管表示,“说起来简单,但在推进中的确存在一些困难。”

以中金公司吸收合并东兴证券、信达证券之后的公募整合为例,首先,股东利益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。相关文件显示,交易前信达证券持有信达澳亚54%股权,外方股东East Topco Limited持股46%。境内外股东在财权、战略和资源投入上可能存在不同考量,要在具体方案中逐一协调。而且,不同体量的基金公司,对于整合的诉求不尽相同。头部机构更关注“资源协同,投研互补”,中小机构则更聚焦“生存突围,股东赋能”,这些差异都要在整合方案中予以考虑。

其次是投研团队的稳定性。公开数据显示,截至2026年6月末,中金基金、信达澳亚、东兴基金的公募管理总规模分别为2772亿元、1498亿元和417亿元,但从另一个角度看,总规模较小的信达澳亚主动权益基金管理规模达547亿元,远胜中金基金,长期业绩也更为突出。

“照理说,券商合并之后,中金公司作为母公司,3家公募的合并可能由中金基金主导。然而,落实到业务层面,那可能就是谁强谁主导。从目前这几家公司手里的牌来看,中金基金与信达澳亚的业务结构的确存在互补空间,但具体如何整合,仍要考虑股东结构与各自的业务特点,整合完成后能否保留核心投研团队仍待观察。”上述大型基金公司高管认为。

最后,公司资源及人事的公平分配与妥善安置,也是业内关注重点。“基金业建设对依赖较强,薪酬标准、激励机制与人才队伍建设都需要统筹安排,没有那么容易,也没有那么快。产品运作的连续性同样要纳入整合安排。人员与分工调整如何衔接既有投资策略,研究成果如何在团队之间共享,渠道调整如何兼顾原有客户服务,这些问题都会影响业务优势的延续性。”该大型基金公司高管表示。